

高原的回响

姚洪双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成都的银杏叶。书桌上摊着几份泛黄的剪报，边缘已经起了毛边。我的手抚过那些铅字，每一份报纸、每一个标题都像一扇小小的门，轻轻一推，就回到了那片离天最近的地方。

十八岁的年轮里挤满了汗水和憧憬。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向西爬，过了格楞木，窗外的绿意像被谁猛地抽走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粗粝的褐黄。空气开始稀薄，太阳却愈发毒辣，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刮着脸。我靠着冰凉的玻璃，怀里揣着初中毕业证和一卷没读完的《青春之歌》。

第一夜，高原反应像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头颅，太阳穴突突地跳，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粗糙的沙砾。我躺在硬板床上，瞪着漆黑的天花板，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那么急促，那么陌生。

中队的指导员是个黑瘦的四川汉子，话不多。有一天巡夜，看见我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在写什么。他蹲下来，就着光看了一眼我那歪扭的句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想家？写出来就好。咱们这儿，能写的人少。”那手掌的温度，隔着厚厚的棉衣传过来。就是那句话，像在冻土上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开始更勤地写，写哨所外盘旋的鹰，写夜里像要坠到头顶的星河，写巡逻路上突然窜过的藏羚羊惊起的雪沫。没有稿纸，就用多余的训练本背

面；钢笔冻住了，就呵口热气，揣在怀里暖一暖。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是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小，记得那篇小诗还获得三块五角钱的稿费。我捧着那张报纸，在高原灼人的日光下看了又看，墨香混着油印的气息，竟让我有些眩晕。那不是文章，那是一座桥——把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兵和远方一个能被称作“世界”的地方连接起来的桥。从此，写作不再是宣泄，而成了一种对话，一种建构。我写战友们在冰河里抢修线路，手脚冻得像胡萝卜；写藏区阿妈如何用最浓的酥油茶温暖我们冻僵的肠胃；写暴风雪夜，班长把唯一的皮大衣盖在了发烧的新兵身上……写着写着，我好像不那么孤单了，高原的严酷与壮美，战友的沉默与热血，都找到了流淌的出口。

《战旗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刊物渐渐多了起来。铅字印出的，仿佛不只是文章，还有一个更清晰、更坚定的自己。这是无数个夜晚头痛欲裂时的坚持，是无数次退稿后咬着牙的重来，是那位默许我熬夜老指导员赐予的机缘。它更像是一种回应，当你真心真意地把生命敞开给这片土地，土地便回赠你意想不到的礼物。

在党旗下宣誓时，屋外正刮着大风，血液奔涌的声音，盖过了大风的呼啸。后来，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政委。肩上的责任重了，笔下的文字却仿佛也更有了根。我不再仅仅书写个人的感怀，开始思考如何凝聚那些年轻而躁动的心。组织歌咏比赛，张罗读书会，在冰天雪地里办起简陋的板报。

看着战友们围在板报前争论一首诗的好坏，或是被某篇报道惹得眼眶发红，我感到一种比发表文章更实在的满足。身份在变，但那个伏案书写的背影，始终是内核。写作让我理解他们，而他们的故事，又反过来滋养着我的笔。这大概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是角色赋予的责任与内心热爱的共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业的命令下来时，我正在整理最后一期连队的文艺墙报。红纸剪的字，有些歪斜，在高原明净的蓝天下，却显得格外鲜艳。脱下军装，却没有离开这片眷恋的高天厚土。我被安置在甘孜州新龙县，一个同样被群山紧紧环抱的地方。岗位在变，环境里却总弥漫着熟悉的、糌粑与酥油茶的气息，还有人们脸上那高原阳光镌刻出的真诚纹路。

在县里，我依然写着。写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如何与牦牛较劲，写乡村教师怎样用一匹马驮着一个学校的希望。手中的笔，成了我融入这片土地最自然的方式。后来，机缘巧合，调至成都军区企业管理局。从高原的寂寥广阔，骤然投身于都市的喧嚣与企业的繁杂，起初是有些失重的。办公室里没有呼啸的风声，只有电话铃响与键盘敲击声；窗外不是雪山，而是望不到头的灰色楼宇。然而，当我在企业青年职工迷茫的眼神里，看到了当年新兵连战友相似的渴望时，我知道，有些东西没变。组织活动，沟通协调，处理文案……在看似琐碎的行政事务中，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书写秩序，书写人情，书写一个集体向前的轨迹。这何尝不是一种创作？只不过稿纸换成了工作方案，

读者换成了身边的同事与青年。

最终，命运又将我送回了最初的痴恋——我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拿起采访本和相机的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奔赴、询问、记录、抒写。我去过震后重建的村庄，泥泞中采访满手老茧的村干部；也走访过高新企业的实验室，听年轻的科学家讲述星辰大海的梦想。笔尖流淌的，依然是普通人的悲欢与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是视野从雪域高原，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夕阳的余晖穿透云层，给湿漉漉的银杏叶镀上一层金边。我收起那些剪报，它们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像一部无声的个人史。回首半生，从高原一兵到记者，轨迹蜿蜒，身份多重，似乎每一次转折都恰逢其时，每一步都如有神助。人们常说这是我的“好运”。

但我知道，这“好运”并非天际飘来的祥云。它是最初那个在高原深夜、头痛欲裂却不肯放下笔的少年；是手握钢枪也紧握笔杆，在职责与热爱间寻找平衡的岁月；是无论身处雪域哨所还是都市楼宇，始终未曾熄灭的对理解、表达与连接的渴望。这“好运”，是我以全部的生命热忱，向世界发出的持续而诚恳的信号所换回的连绵不绝的回响。它围着我转，只因我从未停止，那笨拙而执拗的、旋转般的奔跑。

书桌一角，那块从西藏带回来的风砺石，形状不规则，却温润如玉。我把它握在手里，冰凉、沉实。这石头，历经亿万万风沙磨砺，才有了这般模样。所谓“好运”，大抵也是如此——是时间、坚持与这片土地，共同完成的雕刻。

远眺

次仁桑培 摄

紫川线

难忘高原

赵树东

当雄鹰从头顶掠过
便激起我心中的惦念
当白云亲吻那片土地
高原的景象便在我心里舒展

你看
遍地的格桑花将你的肌肤装点
一尘不染的蓝天倒影着你的脸
如玉的冰雕世界
是你最耀眼的亮点
满天飞舞的雪花
是你变幻莫测的容颜

你离天最近
伸手可摘云朵
可触摸蓝天
晚风吹来
掀起层层麦浪
牧羊姑娘赶着羊群
唱着牧歌

这就是我心中的高原
在我心中藏了好多年
我时常被蓝天白云探进苍穹
抚摸着蓝天
白云却将思念拽进西藏高原

忘不了青稞酒的可口
舍不下的酥油茶的香甜
心中的高原
我心念念的那片天
那儿有我朝夕相处的战友
有我人生的辉煌灿烂
也有卓玛漂亮的笑脸

十月底，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头。尼木县吞巴镇吞普村的冬季提前来临。来自北方的我，原以为这里的冬天会跟老家一样几乎没什么事可做，不是串门，就是赶集，或者是打牌、下棋，亦或是晒太阳、话家常。在观察过一段时间后，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强巴遵追是2组有名的小老板，常年在拉萨承包工程，很少在村里露面。当我看到他近期正和妻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往家里搬运片石时，便上前询问，原来他平时没时间料理自家的事，趁这个冬天备足了料，准备来年建新房子。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备好了片石（建藏式房子时用于砌墙缝的小石片）和实心砖。强巴遵追告诉我，“明年藏历年过后，打算在现有房子的基础上新建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藏式房，比现在的要大一倍多。但是要花不少钱，算上钢筋、实心砖、木料、水泥、沙子、人工工资等，总造价估计在35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后续的装修和买家具的钱。”当我担心是不是因为今年村里新建了6户，存在一定的攀比心理而造成负担时，强巴遵追笑了笑，“现在国家政策好，群众手上有钱，前一段时间吞巴镇已经统计了土坯房改造国家发放补贴的项目，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要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攀比的说法。”据我了解，像强巴遵追这样正在备料、准备来年建新房的至少有4户。我开玩笑说：“你们完工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驻村工作队轮换，新房子建好了我给你们挂红。”

尼木县素有“藏文鼻祖之乡、水磨藏香之源”的称谓，而这两个美誉的源头恰恰都在吞巴镇。见惯了平日生产藏香的繁忙景象，我已经习以为常。不料经过走访以后，还是让我大吃一惊。甘丹宗藏香厂是我平日里去的最多的藏香厂，入冬以来，这里的员工明显增多。问明原因，原来是最近又有了新订单，要在半个月内完成，所以他们不得不另请员工。这笔订单交货后，紧接着还要连续生产来自拉萨某残疾机构、日喀则帕当地区的大批订单。

女主人拉姆说，“我们不愁订单，也不愁销路，只愁人为什么没有三头六臂。”尼木县藏香协会副会长白玛旦增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我看吞普村不养闲人，我们这儿有句谚语——‘无事就去做藏香’，你到每家每户去转转，大家都在做藏香。”确实如此，吞普村总共164户人家，有125户在做藏香。冬天山上的水流变小了，就不再进行水磨柏木，人们将已经磨好的柏木全部做成香砖运回家储存起来制作藏香，一直持续到2月中旬。

肖广胜是广东广州人，三年前

这里的冬天不闲

马可尼

双线叙事与情感共鸣

——《遥远的普若岗日》观后感

陈敬刚

作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作品，援藏题材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剧情聚焦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羌塘草原，彼时那曲申扎县草畜矛盾加剧，上万名牧民为守护土地、延续生计，毅然踏入北部无人区开拓新家园。随后时间跨越到2010年：大学毕业的青年童小凡怀揣热忱来到这片荒原，却无法适应极端环境下的生活，随即心生去意。但一次意外让她留了下来：在与牧民并肩同行的日子里，她逐渐融入草原的生活节奏，亲历了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的壮阔历程。从青涩懵懂的异乡来客，到扎根基层的坚韧干部，童小凡的成长轨迹，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代

人用青春守护高原的赤诚初心。生活的海洋中没有绝对的孤立时空，影视剧不可能是对生活的全部搬演，只能反映某一方面或局部。因此必须对生活艺术作出巧妙的截取描述手法：影视作品的门类不同，其时空容量必然不同。时空截取对结构体的展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关系到影片艺术价值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影片题旨阐述的成败：《遥远的普若岗日》将故事集中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十年里，空间和时间被极

度压缩，为电影拍摄提供绝佳的素材：以羌塘无人区为舞台，融合个人成长、浪漫爱情、人文地理等叙事内容，讲述进入新世纪以来，那曲市双湖县高海拔地区各族干部、援藏干部和基层群众，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克服困难、长期坚守、无私奉献，牺牲个人、家庭乃至生命，为创造广大农牧民群众幸福生活、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而奋斗的感人故事。“时代变了，共产党人扎根雪域高原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不变。”影片所彰显的时代精神正在于此！

影片中，外来人员与当地藏族干部局限于“援助与被援助”的单一框架，而是通过共同抵御暴风雪、协力迈向幸福迁徙的具体情境，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命运与共的“我们”。“影片赋予故事一种扎实的溫度。”曾执导同类援藏题材影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直言这种溫度源于对真实生活复杂性的尊重，而非简单地诠释主题概念。

除了写实，写意手法在影片中同样运用得惟妙惟肖：镜头与蒙太奇的体现、设计实际上就是影视剧结构形式的展现手法：“普若岗日冰原，不仅是绝美的远方，更是他们心灵的故乡。”在影片的开

头与结尾，镜头如轻叹般缓缓掠过普若岗日冰川晶莹而锐利的边缘。这一镜头设计恰好构成了影片最深层的隐喻：在亘古长存的冰川与严酷的自然面前，是什么让生命拥有如此坚韧的力量？影片给出的答案是：人在绝境中迸发的生命力、个体之间无需言说的守望相助、对顺应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深知前路艰险仍选择向上攀登的勇气。使观众对影片中的自然形象产生敬仰、尊崇的心理，从而具有独特的“审视”内涵……

镜头与镜头之间拼接后产生相互对照、冲击的艺术张力，从而引发观众无尽的浮想和深邃的思索。进而更加充分地展现影片的艺术内涵，使剧情更加尽善尽美从而制造出比喻、象征、暗示等艺术效果。

《遥远的普若岗日》巧妙地运用了主副式双线线索的叙事方法，两者一主一次。既有相得益彰之妙，又避免了编排造作之累。影片在深层结构上实现了主副式的主題叙事：童小凡与当地藏族干部洛桑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作为一条副线，不仅象征性地深化了各族儿女水乳交融、甘苦与共的血脉情缘，更进一步为广袤神奇的普若岗日平添了一抹放飞心

灵、拥抱美好的浪漫色彩。

影片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两个典型人物极为鲜明的个性：他们从互相不理解到携手并进的转变，不仅是二人互相磨合妥协的过程，更是童小凡自身飞速成长的过程。正是这多次转折，将这个人物的成长弧光清晰动人地表现了出来。二者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性格又有其一脉相通的共性：即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磊落襟怀。正是这种共性使得他们不仅在经过激烈的冲突后能够形成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新的基础上的紧密团结。

通过两个同一品格但不同档次的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的类比展现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迸发出激烈碰撞，最终完成对多种性格的描绘。这种矛盾冲突的把握，是性格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统一，这就是艺术分寸的绝妙所在：将人物的真实与性格的艺术表达相结合，回归到生活常态中。两人之间爆发的冲突是影片的一大焦点。在激烈的矛盾中展现情感冲突，并经过激烈的冲突后形成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新的基础上的紧密团结，这也让整个影片更加丰满、立体。

《遥远的普若岗日》的探索价值，不仅在于成功讲述了援藏题材故事，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叙事的“思路与方法”：以真诚、平等的态度和丰富的细节为基础，自然传递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进而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